

《新修版》

金庸

碧石血劍



【下】

朗聲圖書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新修版

金庸作品集 4

碧石血釧

下

金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剑/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462-1331-6

I. ①碧… II. ①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227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15号



本书版权由查良镛(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录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389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417
第十五回	娇娆施铁手	曼衍舞金蛇	439
第十六回	荒冈凝冷月	纤手拂晓风	465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493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	527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555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607
袁崇焕评传			661
后记			785



从屋顶上望下来，只见崇政殿正中坐着一人，方面大耳，唇留微髭，三名官员走上前去，跪倒在地，三跪九叩，行的竟是朝拜皇帝的典礼。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只听得安大人贼忒嘻嘻的笑道：“我找得你好苦，舍得烧你吗？咱们来叙叙旧情吧！”说着发足踢门，只两脚，门闩喀喇一声断了。袁承志听踢门之声，知他武功颇为不凡。黑暗中刀光闪动，安大娘挥刀直劈出来。安大人笑道：“好啊，谋杀亲夫！”怕屋内另有别人，不敢窜进，站在门外空手和安大娘厮斗。袁承志慢慢爬近，睁大眼睛观战。

那安大人武功了得，在黑暗中听着刀风，闪躲进招，口中不断风言风语的调笑。安大娘十分愤怒，边打边骂。斗了一阵，安大人突然在她身上摸了一把。安大娘更怒，挥刀当头疾砍，安大人正是要诱她这一招，偏身进步，扭住了她手腕，用力反拧，安大娘单刀落地。安大人捏住她双手，右腿架在她双腿膝上，安大娘登时动弹不得。

袁承志心想：“听这姓安的口气，一时不致伤害于她，我且多探听一会，再出手相救。”乘那安大人哈哈狂笑、安大娘破口大骂之际，缩身从门角边钻了进去，轻轻摸到墙壁，施展“壁虎游墙功”直上，蹲在梁上。

只听安大人叫道：“胡老三，进去点火！”胡老三在门外亮了火折子，拔刀护身，先把火折往门里一探，又俯身捡了块石子投进屋里，过了一会见无动静，才入内在桌上找到烛台，点亮蜡烛。安大人将安大娘抱进屋去，使个眼色，胡老三从身边拿出绳索，将安大娘手脚都缚住了。安大人笑道：“你说再也不要见我，这可不见了

么？瞧瞧我，白头发多了几根吧？”安大娘闭目不答。

袁承志从梁上望下来，安大人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见他虽然已过中年，但面目仍颇英秀，想来年轻时必是个俊美少年，与安大娘倒是隔壁人。

安大人伸手摸摸安大娘的脸，笑道：“好啊，十多年不见，脸蛋儿倒还雪白粉嫩的。”侧头对胡老三道：“出去！”胡老三笑着答应，出去时带上了门。

两人相对默然。过了一会，安大人叹气道：“小慧呢？我这些年来天天想念她。”安大娘仍然不理。安大人道：“你我少年夫妻，大家火气大，一时反目，分别了这许多年，现今总该和好如初了。”过了一会，又道：“你瞧我十多年来，并没另娶，何曾有一时一刻忘记你？难道你连一点夫妻之情也没有么？”安大娘厉声道：“我爹爹和哥哥是怎么死的，你忘记了吗？”安大人叹道：“我岳父和大舅子是锦衣卫害死的，那不错。可是也不能一竹篙打尽一船人，锦衣卫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为皇上出力，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体面事……”话没说完，安大娘已“呸，呸，呸”的不住往地下唾吐。

隔了一会，安大人换了话题：“我记挂小慧，叫人来接她。干么你东躲西逃，始终不让她跟我见面？”安大娘道：“我跟她说，她的好爸爸早就死啦！她爸爸多有本事，多有志气，就可惜寿命短些！”语气中充满了怨愤。安大人道：“你何苦骗她？又何苦咒我？”安大娘道：“她爸爸从前倒真是个好志气的好人，哪知道……”说到这里，声音哽咽起来，接着又恨恨的道：“你害死了我的好丈夫，我恨不得杀了你。”安大人道：“咦，这倒奇了，我就是你丈夫，怎说我害死你丈夫？”安大娘道：“我丈夫本是个好男子，不知怎的忽然利禄薰心，妻子不要了，女儿也不要了。他只想做大官，发大财……我从前的好丈夫早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啦！”袁承志听了，心下恻然。

安大娘道：“我丈夫名叫安剑清，本是个江湖好汉，不是给你这锦衣卫长官安大人害死了么？我丈夫有位恩师楚大刀楚老拳

师，是我爹爹，是安大人害死的。楚老拳师的夫人、儿子，都给这安大人逼死了……”安剑清怒喝：“不许再说！”安大娘道：“你这狼心狗肺的，自己想想吧。”安剑清道：“官府要楚大刀去问话，又不一定难为他。他干么拿刀子要杀我？他妻子儿子是自杀的，又怪得谁？”安大娘道：“是啊，楚大刀瞎了眼哪，谁教他收了这么个好徒弟。这徒弟又冻又饿快死啦，楚大刀教他武艺，养大他……”她越说越怨毒。安剑清猛力一拍桌子，喝道：“今天你我夫妻相见，是何等美事，尽提那死人干么？”安大娘叫道：“你要杀便杀，我偏偏要提！”

袁承志从两人话中琢磨出来：楚大刀一手养大了安剑清，教了他武功，还把女儿安大娘嫁了他，不料安剑清贪图富贵，投入锦衣卫当差，安大娘的父母兄长均为锦衣卫害死。安大娘气忿不过，跟丈夫决裂分手。从前胡老三来抢小慧，安大娘东奔西避，都是为了这心地歹毒的丈夫安剑清安大人了。袁承志心想：“想来当日害死他岳父恩师一家之时，情形一定很惨。这人死有余辜。但不知安大娘对他是否尚有夫妻之情，倒不可鲁莽了。”想再多听一些说话，以便决定是否该出手诛杀，哪知两人都住了口。

过了一会，远处忽隐隐有马蹄声。安剑清拔出佩刀，低声喝道：“等人来时，你如叫喊示警，我可顾不得夫妻之情！”安大娘哼了一声，恨恨的道：“又想害人了。”

安剑清知道妻子脾气，挥刀割下一块布帐，塞入她嘴里。这时马蹄声愈近，安剑清将安大娘放在床上，垂下帐子，仗刀躲在门后。

袁承志知他是想偷施毒手，虽不知来者是谁，但总是安大娘一面的人，在梁上抹了些灰尘，加点唾沫，捏成个小小泥团子，对准烛火掷去，嗤的一声，烛火登时熄了。安剑清喃喃咒骂。袁承志乘他去摸火折，轻轻溜下地来，绕到屋外，见屋角边一名锦衣卫执刀伏地，全神贯注的望着屋中动静，便挨近他身边，低声道：“人来啦！”那锦衣卫也低声道：“嗯，快伏下。”袁承志伸手点了他穴道，脱下他外衣，罩在自己身上，再在他里衣上扯下一块布，蒙在面上，撕开

了两个眼孔，然后抱了那人，爬向门边。

黑暗中蹄声更响，五骑马奔到屋前。乘者跳下马来，轻拍三掌。安剑清在屋里也回拍了三掌，点亮烛火，缩在门后，只听门声一响，一个人探进头来。

他举刀猛力砍下，一个人头骨碌碌的滚在一边，颈口鲜血直喷。在烛光下向人头瞥了一眼，不觉大惊，砍死的竟是自己一名伙伴。正要叫嚷，门外窜进一个蒙脸人来，伸指点了他穴道，反手出掌，打在他颈后“大椎穴”上，那是人身手足三阳、督脉之会，哪里还能动弹？袁承志顺手接过他手中佩刀，轻轻放落，防门外余人听见，纵到床前扶起安大娘，扯断绑在她手脚上的绳索，低声叫道：“安婶婶，我救你来啦！”

安大娘见他穿着锦衣卫服色，脸上又蒙了布，不觉疑虑不定，刚问得一声：“尊驾是谁？”外面奔进五个人来，当先一人与安大娘招呼一声，见到屋中情状，愕然怔住。

门外锦衣卫见进来人多，怕安剑清一人有失，早有两人抢进门来，举刀欲砍，袁承志出掌砍劈，两名锦衣卫颈骨齐断。门外敌人陆续进来，袁承志劈打抓拿，提起来一个个都掷了出去，有的刚奔进来就给踢出，片刻之间，打得十二名锦衣卫和内廷侍卫昏天黑地，飞也似的逃走了。袁承志撕下布条，塞入安剑清耳中，又从死人身上扯下两件衣服，在他头上包了几层，教他听不见半点声息，瞧不见一点光亮，然后扯去蒙在自己脸上的破布，向五人中当先那人笑道：“大哥，你好。闯王好么？”

那人一呆，随即哈哈大笑，拉着他手连连摇晃。原来这人正是李闯王手下大将、袁承志跟他结为义兄弟的李岩，其余四人是他卫士。

袁承志无意中连救两位故人，十分欢喜，转头对安大娘道：“安婶婶，你还记得我么？”这时离袁承志在安大娘家避难时已有多年，他从一个小小孩童长大成人，安大娘哪里还认得出？

袁承志从内衣袋里摸出当日安大娘所赠的金丝小镯，说道：

“我天天带在身边。”安大娘猛然想起，拉他凑近烛光看时，果见他左眉上淡淡的有个刀疤，又惊又喜，道：“啊，孩子，你长得这么高啦，又学了这一身俊功夫。”袁承志道：“我在浙江见到小慧妹妹，她也长高啦！”安大娘道：“不知不觉，孩子们都大了，过得真快。”向躺在地下的丈夫瞧了一眼，叹了口气，喟然道：“想不到还是你这孩子来救我。”

李岩不知他们曾有一段故旧之情，听安大娘满口叫他“孩子，孩子”的，只道两人是亲戚，笑道：“今日之事好险。我奉闯王之命，到河北来约几人相见。锦衣卫的消息也真灵，竟会得到风声，在这里埋伏。”承志问道：“大哥，你朋友快来了吗？”

李岩尚未回答，远处已闻蹄声，笑道：“这不是么？”从人开门出去，不久迎了三人进来。这三人一个田见秀，一个刘芳亮，都是当年在圣峰嶂会上见过的。他二人已不识袁承志，袁承志却还记得他们相貌。另一个姓侯，名叫侯飞文，却曾在泰山大会中见过。三人与李岩招呼后，侯飞文向袁承志恭敬行礼，说道：“盟主，你好！”

李岩与安大娘都道：“你们本来相识？”侯飞文道：“袁盟主是七省总盟主，众兄弟齐奉号令。”李岩喜道：“啊，我忙着在河南办事，东路的讯息竟都隔绝了。原来出了这样一件大事，可喜，可贺。”袁承志道：“这还是上个月的事，承好朋友们瞧得起，给了这样一个称呼，其实兄弟哪里担当得起？”侯飞文道：“盟主武功好，见识高，那是不必说了，单是这份仁义，武林中哪一个不佩服？青州这一战，咱们‘金蛇王’营大大露脸，全仗袁盟主带头。”

李岩喜道：“那好极了。”当下传达了闯王的号令。原来李自成在河南南阳、汝州大破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统官兵十余万，进迫潼关，命李岩秘密前来河北，联络群豪响应。

侯飞文道：“盟主你说怎么办？”袁承志道：“闯王义举，天下豪杰自然闻风齐起。小弟便发出讯去。咱们七省好汉，要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六人说得慷慨激昂，眉飞色舞。袁承志说起在直鲁

边境马谷山一带驻有三营队伍，有六七千人马，是自己部属。李岩大喜，说道：“我也听到了‘金蛇营’的名声，却打听不到‘金蛇王’的姓名，原来便是你贤弟。我去禀明闯王，这三个营归你指挥。咱们的兵力可更大了。”

李岩又道：“官军腐败已极，义兵一到，那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只是眼前却有个难题。”袁承志道：“什么？”李岩道：“刚才接到急报，说有十尊西洋红夷大炮，要运到潼关去给孙传庭。孙老儿大败之余，士无斗志，已不足为患。只不过红夷大炮威力非同小可，一炮轰将出来，立时杀伤数十人，倒是件隐忧。”

袁承志道：“这十尊大炮小弟在道上见过，确是神态可畏，想来威力非常，难道不是运去山海关打满洲人的么？”李岩道：“这些大炮万里迢迢的运来，听说本是要去山海关防御满洲兵的。但闯王节节得胜，朝廷便改变了主意，十尊大炮已折而向西，首途赴潼关去了。”袁承志皱眉道：“皇帝镇压百姓，重于抵御外敌。大哥，你说怎么办？”李岩道：“大炮一到潼关，咱们攻关之时，势必以血肉之躯抵挡火炮利器，虽然不一定落败，但损折必多……”袁承志道：“因此咱们要在半路上截他下来。”

李岩拊掌大喜道：“要偏劳兄弟立此大功。”袁承志沉吟道：“洋兵火器挺厉害，兄弟已见识过，要夺大炮，须另出计谋，能否成事，实在难说。不过这事有关天下气运，小弟必当尽力，若能仰仗闯王神威，一举成功，那是万民之福。”

众人又谈了一会军旅之事，袁承志问起李岩的夫人。李岩道：“她在河南，平时也常常说起你。”安大娘插口道：“李将军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喂，孩子，你有了意中人吗？”袁承志想起青青，脸上一红，微笑不答。安大娘叹道：“似你这般人才，不知谁家姑娘有福气，唉！”忽然想起小慧：“小慧跟他小时是患难旧侣。他如能做我女婿，小慧真终身有托。但她偏跟那傻里傻气的崔希敏好，那也是各有各的缘法了。”

田、刘、侯三人听他们谈到私事，插不进口，就站起告辞。侯飞

文道：“盟主，明儿一早，我带领手下兄弟前来听令。”袁承志道：“好！”侯飞文问了相会地点，三人辞出。

李岩与袁承志坐了下来，剪烛长谈天下大势，越说越情投意合。袁承志于国事兴衰，世局变幻，所知甚浅，听着李岩的谈论，每一句话都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直到东方大白，金鸡三唱，两人兴犹未尽。回顾安大娘，只见她以手支头，兀自瞧着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

李岩低声叫道：“安大娘！”安大娘抬起了头。李岩道：“这人怎么处置？”安大娘心乱如麻，摇头不答。李岩知她难以决断，也就不再理会，对袁承志道：“兄弟，你我就此别过。”袁承志道：“我送大哥一程。”

两人和安大娘别过，携手出屋，并肩而行。李岩的卫士远远跟随。两人一路说话，走出了七八里路。李岩道：“兄弟，你回去吧。”袁承志和他意气相投，恋恋不舍。李岩道：“兄弟，闯王大业告成之后，我和你隐居山林，饮酒为乐，今后的日子长着呢。”袁承志喜道：“若能如此，实慰生平之愿。”二人洒泪而别。

袁承志眼望义兄上马绝尘而去，这才回归客店。见侯飞文已带了数十名精壮汉子在店中等候，把大厅和几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青青、哑巴、洪胜海等人却已不见。阿九和一众从人见了这许多粗豪大汉，竟不动声色，耽在房中不出。袁承志对侯飞文道：“侯大哥，你带领几位弟兄向西南查探，看那队西洋兵带的大炮是向北来呢，还是折向西方。查明之后，请速回报。”侯飞文应了，挑了三名同伴，出店上马而去。

侯飞文刚走，沙天广和程青竹两人奔进店来，见了袁承志，喜道：“啊，袁相公回来了。”袁承志未及答话，又见青青、哑巴、洪胜海闯进厅来。青青一头秀发给风吹得散乱，脸颊晕红，见了袁承志，登时喜上眉梢，道：“怎么这时候才回来？”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分头出去接应自己，当下说了昨晚之事。

青青低下了头，一语不发。袁承志见她神色不对，把她拉在一旁，轻声道：“是我让你耽心了。”青青一扭身子，别开了头。承志知她生气，搭讪道：“可惜你没有见到我那位李大哥。青弟，他也算是你哥哥啊。”青青虽是女子，但承志叫顺了口，一直仍叫她青弟。青青道：“哥哥没良心，要哥哥来做什么？”承志道：“真是对不起，下次一定不再让你耽心啦。”青青道：“下次自有别人来给你耽心，要我耽心干么？”承志奇道：“咦，谁啊？”青青嘟起嘴道：“那个阿九啊，她不住问你哪里去了，关心得不得了。”一顿足，回自己房去了。

等到中午，不见她出来吃饭，袁承志叫店伙把饭菜送到她房里去，等吃过饭后，再去赔罪就是，适才见她慌乱忧急之状，此时回想，心下着实感动。哪知店伙把饭菜捧了回来，说道：“姑娘不在屋里！”袁承志一惊，忙撇下筷子，奔到青青房里，只见人固不在，连兵刃衣囊也都带走了。他心中着急，寻思：“这一负气而去，却到哪里去了？她常常惹事闯祸，好教人放心不下。只是现下大事在身，不能亲自去寻。”于是派洪胜海出去探访，吩咐见到了，好歹要劝姑娘回来。

等到傍晚，侯飞文骑着快马回来，一进门就道：“洋兵队伍果然折而向西，咱们快追。”袁承志当即站起，命哑巴在店中留守铁箱，自己率领程、沙、胡、铁四人以及侯飞文等河北群豪，连夜向西南赶去，估量大炮沉重，难以快行，必可追上。

到第三日清晨，袁承志等穿过一个小镇，只见十尊大炮排在一家酒楼之外，每尊炮旁有六名洋兵执枪守卫。众人大喜，相视而笑。铁罗汉叫道：“肚子饿啦，肚子饿啦！”袁承志道：“好，我们再去会会那两个洋官。”

众人直上酒楼，铁罗汉走在头里，一上楼就惊叫一声。只见几名洋兵手持洋枪，对准了青青，手指扳住枪机。一旁坐着那两个西洋军官彼得、雷蒙和那西洋女子若克琳。

雷蒙见众人上来，叽哩咕噜的叫了几声，又有几名洋兵举起了

枪对着他们，大声呼喝。袁承志急中生智，提起一张桌子，猛向众洋兵掷去，跟着飞身而前，在青青肩头按落，两人蹲低身子，一阵烟雾过去，众枪齐发，铅子都打在桌面上。

袁承志怕火器厉害，叫道：“大家下楼。”拉着青青，与众人都从窗口跳了下楼。

雷蒙大怒，掏出短枪向下轰击。铁罗汉“啊哟”一声，屁股上给铅子打中，摔倒在地。沙天广连忙扶起。各人上马向南奔驰。那时西洋火器使用不便，放了一枪，须得再装火药铅子，众洋兵一枪不中，再上火药追击时，众人早去得远了。

袁承志和青青同乘一骑，一面奔驰，一面问道：“干么跟洋兵吵了起来？”青青道：“谁知道啊？”袁承志见她神色忸怩，料知别有隐情，微微一笑，也就不问了。这三日来日夜记挂，此刻重逢，欢喜无限。

驰出二十余里，到了一处市镇，众人下马打尖。胡桂南用小刀把铁罗汉肉里的铅子剃了出来。铁罗汉痛得乱叫乱骂。

青青把袁承志拉到西首一张桌旁坐了，低声道：“谁叫她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手臂也露了出来，真不怕丑！”袁承志摸不着头脑，问道：“谁啊？”青青道：“那个西洋国女人。”袁承志道：“这又碍你事了？”青青笑道：“我看不惯，用两枚铜钱把她的耳环打烂了。”袁承志不觉好笑，道：“唉，你真胡闹，后来怎样？”青青笑道：“那个比剑输了给我的洋官就叫洋兵用枪对着我。我不懂他话，料想又要和我比剑呢，心想比就比吧，难道还怕了你？正在这时候，你们就来啦！”袁承志道：“你又为什么独自走了？”

青青本来言笑晏晏，一听这话，俏脸一沉，说道：“哼，你还要问我呢，自己做的事不知道？”袁承志道：“真的不知道啊，到底什么事得罪你了？”青青道：“你半夜不回店，定是去会那个美女阿九去了。前晚一个晚上，你们在哪里幽会啊？”承志道：“幽你个头！”青青挥掌打他，承志抓住她手，在她手背轻轻一吻。青青一笑，挣脱了手。承志笑道：“那晚倒是真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不过她大

概跟阿九的婆婆年纪差不多。”青青忙问：“是谁？”承志道：“我跟安婶婶在一起，就是那个安小慧的妈妈，不过小慧不在。”青青笑道：“没用的家伙！美女不睬你，就去找个老太婆。”

袁承志知道如再述说安大娘之事，青青仍会不高兴，于是换了话题，说道：“洋兵火器厉害，你看用什么法子，才能抢他们的大炮到手？”青青嗔道：“谁跟你说这个。”承志道：“好，我跟沙天广他们商量去。”站起身要走，青青一把抓住他衣角，道：“不许你走，话没说完呢。”

承志笑笑，又坐了下来。隔了一会，青青问道：“你那小慧妹妹呢？”承志道：“那天分手后还没见过，不知道她在哪里？”青青道：“你跟她妈说了一夜话，舍不得分开，定是不住口的讲她了。”袁承志恍然大悟，原来她生气为的是这个，于是诚诚恳恳的道：“青弟，我对你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青青双颊晕红，转过了头。

袁承志又道：“我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你放心好啦！”青青道：“那为什么你见到那个阿九，两个人都含情脉脉的，你瞧着她，她瞧着你，恨不得永不分离才好？你爱瞧她，因为她美，我也爱瞧，倒不怪你。那她干么老是瞧你啊，你挺英俊么？”承志道：“哪有这事，你瞎冤枉人。”青青低声道：“怎么你……跟你那小慧妹妹……又这样好？”承志道：“我幼小之时，她妈妈待我很好，就当我是她儿子一般，我自然感激。再说，你不见她跟我那个师侄很要好么？”青青嘴一扁，道：“你说那姓崔的小子？他又傻又没本事，生得又难看，她为什么喜欢？”承志笑道：“青菜萝卜，各人所爱。我这姓袁的小子又傻又没本事，生得又难看，你怎么却喜欢我呢？”青青嗤的一声笑，啐道：“呸，不害臊，谁喜欢你呀？”

经过这一场小小风波，两人言归于好。

承志道：“吃饭去吧！”青青道：“我还问你一句话，你说阿九那小姑娘美不美？”承志道：“她美不美，跟我有甚相干？这人行踪诡秘，咱们倒要小心着。”心想她率领大批内廷侍卫，不知是什么来

头，若非皇亲贵戚，便是高官贵宦的眷属，不禁暗自惆怅，心中隐隐难过。青青点点头，两人重又到众人的桌边入座，和沙天广、程青竹等商议如何劫夺大炮。

胡桂南道：“今晚让小弟去探探，乘机偷几枝枪来。今天拿几枝，明天拿几枝，慢慢把洋枪偷完，就不怕他们了。”袁承志道：“此计大妙，我跟你同去瞧瞧。”沙天广道：“盟主何必亲自出马？待小弟去好了。”

袁承志道：“我想瞧明白火器的用法，火枪偷到手，就可用洋枪来打洋兵。”众人点头称是。青青笑道：“他还想偷瞧一下那个西洋美人儿。”众人哈哈大笑。

当日下午，袁承志与胡桂南乘马折回，远远跟着洋兵大队，眼见他们在客店中投宿，候到三更时分，越墙进了客店。一下屋，就听得兵刃撞击之声，锵锵不绝，从一间房中传出来。两人伏在窗外，从窗缝中向内张望，只见那两个西洋军官各挺长剑，正在激斗。

袁承志万想不到这两人竟会同室操戈，甚觉奇怪，当下静伏观战。看了数十招，见雷蒙攻势凌厉，剑法锋锐，彼得却冷静异常，虽然一味招架退守，但只要一出手还击，那便招招狠辣。袁承志知道时间一久，那年长军官必定落败。

果然斗到分际，彼得回剑向左击刺，乘对方剑身晃动，突然反剑直刺。雷蒙忙收剑回挡，剑身歪了。彼得自下向上急撩，雷蒙长剑登时脱手。彼得抢上踏住敌剑，手中剑尖指着对方胸膛，叽叽咕咕的说了几句话。雷蒙气得身子发颤，喃喃咒骂。彼得把地下长剑拾起，放在桌上，转身开门出去。雷蒙提剑在室中横砍直劈，不住骂人，忽然停手，脸有喜色，开门出去拿了一柄铁铲，在地下挖掘起来。

袁承志和胡桂南倒想看个究竟，看他要埋藏什么东西，只见他掘了好一阵，挖了个径长两尺的洞穴，挖出来的泥土都挪到了床下，挖了两尺来深，就住手不挖，撕下块被单罩在洞上，先在四周用泥土按实，然后在被单上铺了薄薄一层泥土。他冷笑几声，开门出